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李清照诗词文 选评

陈祖美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李清照诗词文 选评

陈祖美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清照诗词文选评 / 陈祖美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5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ISBN 978-7-5325-9223-4

I. ①李… II. ①陈… III. ①李清照(约 1084-约 1155)—宋诗—诗歌评论②李清照(约 1084-约 1155)—宋词—诗歌评论③李清照(约 1084-约 1155)—古典散文—散文评论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5067 号

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李清照诗词文选评

陈祖美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3 字数 108,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9223-4

I·3386 定价: 2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多年来形成了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二十世纪,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两套丛书各八十种,在当时曾影响深远。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不仅今天五六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会深情地称之为“温馨的乳汁”;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也得其熏陶。然而,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达、接受习惯,因此二十一世纪初,我社又为读者奉献了一套“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是为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

“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凝结了普及读物出版多方面的经验：名家撰作、深入浅出、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更是她新的关注点。吸纳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达；反俗为雅，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是其标格所在。

“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或将作者与作品（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或按现在的知识框架与阅读习惯进行章节分类，也有的循原书结构撷取相应内容并作诠释，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

“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其范围涵盖文学经典、历史经典与哲学经典，希望用最省净的篇幅，揭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

该套丛书问世以来，已在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为了延伸其影响，本社于2011年特在其中选取十五种，

请相关作者作了修订或增补,重新排版装帧,名之为“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以飨读者。出版之后,广受读者的好评,并于2015年被评为“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受此鼓舞,本社续从其中选取若干种予以改版推出,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多种获得2016年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希望改版后的这套书能继续为广大读者喜欢,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6月

目 录

001 / 出版说明

001 / 导言

009 / 一、汴京待字和合卺初嫁(1099—1103)

如梦令 尝记溪亭日暮 / 014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 018

双调忆王孙 湖上风来波浩渺 / 021

浣溪沙 小院闲窗春色深 / 024

点绛唇 蹴罢秋千 / 028

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 / 031

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 / 041

鹧鸪天 暗淡轻黄体性柔 / 044

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 / 047

050 /

二、汴京泣别和党争株连(1104—1105)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 / 053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 / 057

玉楼春 红酥肯放琼苞碎 / 061

行香子 草际鸣蛩 / 066

070 /

三、重返汴京和婕妤初叹(1106年前后)

小重山 春到长门春草青 / 073

满庭芳 小阁藏春 / 076

多丽 小楼寒 / 080

084 /

四、屏居青州期间(1107—1121)

词论 / 087

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 / 098

念奴娇 萧条庭院 / 101

点绛唇 寂寞深闺 / 105

108 /

五、莱州寻夫的前前后后(1121—1127)

蝶恋花 暖雨晴风初破冻 / 111

蝶恋花 泪湿罗衣脂粉满 / 113

声声慢 寻寻觅觅 / 116

122 /

六、“人老建康城”(1128—1129)

临江仙并序 庭院深深深几许 / 126

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 / 130

鹧鸪天 寒日萧萧上琐窗 / 134

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 / 136

139 /

七、生离死别和流寓浙东(1129—1131)

乌江 / 142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转 / 145

忆秦娥 临高阁 / 147

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 / 149

154 /

八、从绍兴到杭州,再嫁离异及其他 (1132—1134)

春残 / 157

摊破浣溪沙 病起萧萧两鬓华 / 159

上枢密韩公诗二首并序 / 163

其一 / 164

其二 / 182

《金石录》后序 / 185

208 /

九、避难金华(1134—1135)

打马赋 / 212

题八咏楼 / 224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 / 227

231 /

十、定居临安(1135—1155?)

永遇乐 落日熔金 / 235

孤雁儿并序 藤床纸帐朝眠起 / 240

添字丑奴儿 窗前谁种芭蕉树 / 243

清平乐 年年雪里 / 246

导 言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声声慢》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乌江》

倘若不是上述诗词本身的知名度极高，人们很难相信这是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然而，千真万确二者均系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手笔。

综观李清照的作品，不仅题材不是单一的，其体裁更可谓诗词文赋兼擅，欢愉之作亦工，悲苦之篇尤胜。李清照作品的多姿多彩，是为其饱尝人间甘苦的人生所决定的。然而，以往人们大都不是这样认同李清照，而

视其为只是善写闺情的婉约词人,从而导致了对其作品题材和体裁的畸轻畸重,比如关于《漱玉集》的选注本往往只选词,或只选诗词,几乎没有诗词文赋均衡遴选的雅俗共赏的读本。诚然,颇负声誉的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笔者曾深受教益,也是本书所选作品的底本。但是,无庸讳言,王学初先生的这一校注本,其中不无求之过深或过于烦琐之嫌,已难适应今日多数读者之需。笔者将在实践本丛书编者新颖构想的过程中,努力刻画一个既不失本相,又有鲜活气息的李清照新形象,与此同时,也将其具有代表性的各类作品娓娓向读者道来。

“知人论世”是走近作家作品的重要蹊径,然而对于李清照的身世,人们不仅所知无几,也有畸轻畸重之取。比如,关于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妻王氏”的记载,《宋史·李格非传》云“王氏”系王拱辰的孙女,而宋人庄绰谓“王氏”系元丰丞相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对这两种记载,王学初先生认为“庄绰所言为是”,而先后刊载于《文史》第三十七辑和《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五辑

等等的署名文章,据李清臣所撰《王珪神道碑》等则认为,适郢州教授李格非的“王氏”系王珪长女。笔者认为,对以上不同记载,不宜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只能肯定李清照的生母是非此即彼的,而李格非既可娶王准之孙女(即王珪长女)为妻,在妻子早卒之后,亦可能再娶王拱辰之孙女为继室;与此相辅相成的是笔者还找到了一些李清照受新旧党争株连而有可能一度被迫回归原籍的记载,从而对她的那些悲苦无似的离情词有所新解;更为可贵的是启功先生所提供的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手迹复制件(参见北京出版社2001年9月版《李清照新传》卷首之插页),从而可以印证赵、李新婚之初,赵明诚先在太学作学生,毕业后即膺任京中清要之职——鸿胪少卿,进而可以推翻“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之旧说,顺理成章地得出被迫离京的不是崇宁宰相之一赵挺之的幼子赵明诚,而是其父李格非已经被贬离京的李清照;与此同时,笔者又将“赵君(明诚)无嗣”的记载引进对相关李清照词作的研读之中。这样一来,本书对李清照生平的系年和对

《漱玉词》的编年及一系列新说,恐不是一种空穴来风,更不是无端的标新立异。

要想正确地解读李清照的作品,还需着重关注其诗文与词的题材和题旨迥异其趣的理论和实践。因为解读她的大都有确切编年的诗文,仍然沿用社会学的方法是能够细绎出其“嫠不恤纬,惟国是爱”的题旨的。而对《漱玉词》的解读,不仅首先要有较系统的词学知识,还要认清她为诗和词之间所划分的楚河汉界,更要设身处地地运用古代女性视角,这就势必得将社会学的解读方法转换为对其情感心理的逆探。对此,在拙著《李清照评传》中被称为“打开传主心扉的钥匙”。对于解读以传写心曲为主的《漱玉词》来说,有没有这把钥匙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把钥匙的话,对于李清照作品、特别是对她的离情词,不但难以解读到位、创意出新,还可能人云亦云或南辕北辙,甚至以讹传讹,贻误读者。本书将接受解读《漱玉词》的有关经验教训,努力使这本书成为一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读物。

还有应该作出必要交代的是,其一,本书没有选取

几可作为李清照再嫁问题物证的《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不承认李清照在赵明诚亡故之后确有再嫁之事，相反，在拙著《李清照新传》中，既引进史学界所指出的当时有两个“张汝舟”的材料，又有自己运用新视角的新发现……这一切都将更清楚和更合理地证实，李清照确有再嫁离异之事。关注此事的读者在本书的第八“从绍兴到杭州，再嫁离异及其他”部分的概说中，或可得到差强其意的答案。

其二，是关于李清照的生年。这一问题争论了约有一个世纪之久——胡适和陆侃如、冯沅君断言李清照生于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黄盛璋则考定为元丰七年，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亦作元丰七年。在关于《漱玉集》的数种拙著中，均取黄、王之说作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然而，二十世纪末，由赞同胡适等“元丰四年说”的学者问难，形成了新一轮的争议。驳难者可以王昊为代表，其所推举的是一向被忽视的浦江清和王璠的“元丰六年说”。笔者认为，元丰六年和元丰七年，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却并非是通常所理解的“虚”、“实”

岁之别,而是推导依据夙然不同所致。鉴于这一争端迄无定论,故此书将李清照的生卒年作为公元1084?—1155?

其三,是关于李格非的妻室问题。虽然经笔者引进史学界的有关论文和反复考量,基本可以认定李格非曾先后与王珪长女、王拱辰孙女结为伉俪,但这都是在他年届“而立”或以后之事。因为根据有关资料,对李格非的卒年可厘定为公元1112年或在此前后一二年,享年六十一岁。那么,在他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时,已经二十大几。他迎娶王珪长女时任郢州教授,是在其中举之后的约公元1080年。在我国古代,年近“而立”的男子尚未初婚者,概率极小。所以在娶王珪长女之前,李格非不是没有已婚的可能。那么,连同他日后晋升为校对黄本书籍(约在公元1094年前不久)时,所娶王拱辰孙女在内,李格非前后可能有三房妻室。而作为长女李清照的生母只能是前二房中的一位。她即使非王珪长女所生,伦理上她仍然是王珪的外孙女。李格非再娶王拱辰孙女时,李清照约在十岁上下。而宋高宗建炎年

间任敕局删定官的李远,被李清照称为“弱弟”,即幼弟,亦即是她的异母小弟。基于上述推考,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笔者便初步推出了“继母说”。《词学》第15辑曾有署名文章对这一“继母说”加以补证。后来认同“继母说”者虽不乏其人,但均语焉不详,故在此作一交代。